

09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小倉山房文集

袁枚著

(卷五十九)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錢唐袁枚子才

虞東先生墓誌銘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書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宋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于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遂學清望設教紫

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
究詣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
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
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鐘山書院先生悼良介朴善誨
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牘。讀目題手。一字不安心精
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坐湧而蠶眼細
書。猶揮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諸而不輟。然學者領其
意旨。往往遠飛。以故適企塵躅。跼膝跼足而至者。如望
日光。覩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當

人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
不降也作兩議于餘言詞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
有腹尺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嫂甚摯常夜坐有隣人子
窺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
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
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
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于今有得于
古壽七十三塋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負土支村之西
露字之塢

人名上卷文集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故以年家子拜南有先生於蘇州之里第
見先生蒼顏秀眉揚衡含笑望而有典型之欽今辛卯
歲先生恒化久其子敦仁等將奉先生柩與其配陸太
宜人合葬於某而走索枚銘枚伏思繆氏以科第顯吳
門二百載氏族華腴如班楊崔盧海內延望雖門風之
盛天實相之而要其經德秉哲層累以基之者必非無
自謹按其狀以聲於幽宮曰先生名曰藻字文子晚年
號南有居士其先從常熟遷吳會祖國維萬曆辛丑進
士官貴州叅政生慧龍慧龍生彤官翰林侍講生先生

先生生而凝重甫勝衣能爲擘窠大字今西禪寺題額有過者猶爭指曰此繆翰林十歲時書也康熙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編修丙午加日講起居注官隨遷司經局洗馬壬子視學粵東甲寅以失察所屬鐫職

今上元年召復原官先生以母老辭遂不起凡先生官禁近十八年校京兆試者三校禮部試者一與纂修者三其他受尚方珍賜無算朝野盼先生大用而先生得一事爲名。遽棄官卽休人皆以爲疑不知先生所居爲勾吳勝地獨具清曠善鑒法書名畫而力又足以致之海內金題玉贊爭趨其門如矢赴鶴先生購其尤嚴賞

密畜花月餘閒遊目自娛人望若清秘冊府曾鑿靈光
者重四十年嗚呼此豈三公八座所敢辭睨其下風者
哉當在官時有要人謁之往先生辭不行其人旋敗論
者謂先生享福之清由其識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性
友愛與弟曰芑同官翰林白首無間女兄弟十二人其
孤嫠者收穀之買奴良家隨焚其券僅碎竇微微笑而
已常訥訥後人曰左氏驕奢淫佚四字其病皆從佚起
也汝曹最哉卒年八十先是侍講公以康熙丁未廷試
第一先生以康熙乙未廷試第二侍講公以康熙庚戌
會試領詩經房先生以雍正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大叅

公以萬曆壬子典試粵東先生以雍正壬子視學粵東先生以康熙乙未入翰林長子敦仁以乾隆己未入翰林父子祖孫後先適應支干官地軀纓符合誠爲異數然先生以一身而上兼祖父之榮下啟子孫之蔭嘻其

盛矣夫人陸氏爲乙丑狀元澹成公女初來歸室有火灾先生外出夫人神色不變呼家人急奉移家廟栗主毋不敬其識量如此後公七年卒子三人長敦仁官庶常次遵義乾隆進士次近智候選待詔

銘曰前卿雲兮後景風公如月兮照當中輝紫闕兮光元穹泣告單兮深眷龍猶德音兮憮大東厭僂直兮安

顧馬嬾然逝兮餽然從。越王沼兮吳王宮。竹素奉兮烟
雲俱曼而餽兮翠而饗。適來順兮適去終化臺潔兮禪。
窟崇樹之樂兮翼以松靈一闋兮山重重。

卷上序文集

李晴江墓誌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
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未及事
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藉子之文光于幽宮可
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
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
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鉉官福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上問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
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慙
不宜言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卽召見交河

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
上請還發倉爲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
障滋水入海又敘東郡川谷疏滄法爲小清河一書載
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臺言開墾每
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爲動太
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
民不敢肺附粉飾詔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
譁然曰公爲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貝
鷄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爲滿 今天子卽位乾隆元年
下 詔罪狀王士俊凡爲開墾罷官者悉召見 詔入

城已二鼓。守者卽夜出君于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睨曰。彼頤而長眼。三角苦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爲之泣奉。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擅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於朝廷。矣。安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慰間之耶。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穀。更

劾違例請糴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
逼之故發言偏若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躡而復起或廢
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
晴江有土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於民生休戚國家利
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於天性者然
性好畫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于梅作大幅丈
許蟠繁天幅可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爲自家寫生晴
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
何在曰在醉翁亭遠往鋪氍毹再拜花下罷官後得噎
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

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爲古劍爲碩果寧玉雪而子子壯
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乎已而已。
而知子者我乎。

王右軍集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搆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
淦諫章流傳山東巡撫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躬竟其
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滇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上疑
公欺致公于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僞造者姓名遽妄奏
臣不敢也且緩之則易于釗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
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于辜故憲忍不發此臣罪也
擬大辟固當上憐其愚放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
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

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疾辭

上怒稽其家無長物得箇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織毫如列眉士以爲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事較引課辨其羸縮不厭伏小利不責奇美分判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廬鳳地燒亟多邀民饑即避宅槩遊稽魚獨龍翠其孥抱小轎野歌匱錢或請禁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畫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外延染人機工敎躅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替年民戀其業驅之不行今鳳願除毫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督東湖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上南巡自德州至紅

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扞督治惟敬或勦拘虎豹備強絃
跕蹠爲供奉者公大驚曰 皇上爲觀潤省稼巡狩
望書如日爲大臣者耳目未憒其可違 詔以非道悅
耶除方物外無所貢泰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清蹕除道
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聃
人目微斜遇大事虛己集議旣定屹不可動無廣時西
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連惠潮諸州公怒毀
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杠所弑
國亂羣姓角爭互乞 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
深入誅篡弑者爲設都指更仍歸漢唐服圖會與總督

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準泰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銘曰藥先嘗而后進之父言先擇而后告于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嘗焉而况乎七十有二之高年

方綺亭先生墓誌銘

余僑居汪寧少所推許心雅重綺亭先生凡某所意不欲往聞先生在焉則必往先生噴于耳而宏于聲有所論議矩己潔人慮聾俗之難曉也必騰其輔頰撲張叫呼如鐘撼空鶴唳天一坐傾靡然卒歸于正樂道人之書詆嬉姦頑窮極形態使人笑吃吃不能休先生方姓名求義字綺亭以順天貢士與修

聖祖實錄成議敘引見得宰龍南再宰上猶年五十三乞歸七十六而卒性醕粹任真推誠不務張施吏民駢伏攝安遠災承宣司不許糴穀先生愀然曰藏穀爲災

災而不釋安用穀爲乃空其倉子民通牒大府撫軍陳文恭公嘉之符他邑爲例乘弇棧車咨詢桑麻村氓嬉嬉如其家兒庶鼎彝演治書畫眞贍相辱被給不悔學道家言擣引皆憾自夸其能卒皆不讐蓋先生天倪甚和寓于物不滯于物以故毋意毋必訴訴如也今夫色莊之士肖貌真容而人望望然去之先生不自牧飾率意爛笑而入樂莊之游無他眞僞之殊也然則使先生果得長生之術以久居人間必能挽末俗以還于古而大偏以中壽斬之此余之所以不爲先生悲爲世悲也然道家以真人爲先仙人爲次如先生之眞氣蟠塞久

己如仙人一等而。又何必私形骸以拘拘哉。允牧矣。舊
愛風雅恩其從子俗質等如已所生。謹布衣陳古漁詩。
走保之將薦之制府敏懿公旣至先生病公亦病。慮負。
諸賓乃半夜力疾起撼敏懿公床歌與之聽敏懿公果。
以爲佳。遂相與奇賞申旦其篤誠如此。世居桐城。尚祖
詹事公。拱乾移居江寧。夫人何氏。子四女五。葬上元縣。
清風鄉。

銘曰。不。洗。而。耳。不。汚。不。杖。而。老。不。扶。不。墨。墨。以。徇。俗。不。
稜。稜。以。誦。觚。形。則。躰。化。盡。矣。而。神。則。與。天。爲。徒。古。人。有。
今。人。無。嗚。呼。

小龜江文集

卷之三

范西屏墓誌銘

有清弈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寧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弃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勍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菴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斂眉沉思或自昧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咍々舉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偏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于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模弈以外雖詭以千金不發一語過目人子顯

者而不換色有所畜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醸粹如西屏然後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贊于江寧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弈譜傳世

銘曰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酒以棋鳴松風丁丁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篋中畫稿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擷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子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憲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聲咳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踔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朴而靜短小面多瘢痏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子其墓也哀之以銘

老。銘曰天。異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

亡姑沈君夫人墓誌銘

有姑適沈氏年三十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守志撫其姪枚六十四歲卒姑少嫋雅喜讀書從禮而靜爲大父所鍾愛枚剪鬢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啞姑爲據摭史書碑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畧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眉蹙姑爲負劖辟咡助其聲以熟寒則襲瘡則搔朝顚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嘗嘆惜曰汝他日能念我乎對曰不敢忘及枚貴改葬姑姑沒已十年枚嘗讀韓退之乳母李氏墓志羨其能見退之成進士能受退之婦孫列拜上

壽能藉退之墓志傳其名痛姑之賢且親不及見枚成名不竟受枚一日養其能傳姑與否又未可定嗚呼爲可悲也墓在仁和半山大父母之塋旁爲之銘曰昔有義姑在晉能字姪如母吾姑如古以將吾撫其節尤苦呼負負恩未酬書梗概掩諸幽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余同官熊君會，字公玉，少爲無賓省以豪聞，及仕攢
拋豪強，僵仆無所避。方領習矩步者疾之如仇，然趣人
之急揮財可川谷，量重取與然諾厚施而薄望，逢大患
難輒脫卒不得大用。賚志以歿，曾祖妣盧孺人明季罵
賊死，君貴得旌于朝。以武學生入粟選松江府上海
尉府吏。有事于縣，假坐尉署，狎尉而倨。君怒，召役笞之。
役跪白不可。君命先笞役，役不得已，笞府吏三十，吏哭。
訢于府。府大驚，以爲尉癲。會奉上檄禽松江盜，號攔江
網者，勢張甚。巡道王雲銘約遊擊某用兵，君奮曰：「尉願」。

往不須兵。王壯而許之。君挾兩役直入盜藪。呼曰能少公來。盜數百環弓矢待君。君猶縷坐。喟曰孽矣。汝等猶夢夢耶。昨巡道遊擊提兵三千欲會勦汝。無噍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大府必喜。譬則我能代求輕法。餘取改過一結狀了事矣。于汝何如。皆泣下。因唯命。次日長繩牽攔江網入城。老幼聚觀。若堵瑞。王與遊擊大奇之。共薦署丹陽主簿。之官日臘月二十三矣。忽出片紙。喚七捕供所匿盜七人者。相與目笑之。君刑鞠不得盜。不已漏下三鼓。得十三盜。令慙。君又以事笞兵守備。亦慙。文武將交証。君

君亦持守備陰事。張狀陽言馳白撫軍會撫軍檄君赴
輶令與守備大懼泥首謝君笑曰公等足與治乎置酒
爲誓焚牒而行尋遷寶應令調丹徒

天子南巡督修金山行宮太守朱某酒徒也醉謾曰好
爲之誤者研頭君作色起曰公何所見之晚也果誤

巡狩事研者只會玲一頭耶不揖而出遂傳太守命停
工三日羣匠寂然朱火窘召而謝之曰吾過矣固知公
之可以禮喻而不可以威劫也君喜乃治事如初總督
黃文襄公以嚴聞所屬不敢仰視遇丹徒爲他事嫌君
無所發怒乃以馬食民禾讓君君爭曰會玲能治民不

能治馬且食民禾者卽公馬也見責不服黃震怒繕章
將劾君司道爲婉請按君頑令跪謝君僵立不肯黃笑
曰果然癲尉也勿與較尋知海州遷守徐州所善鄧睢
同知周冕負課三萬擬斬繫揚州獄君詭稱有質訊事
檄調來徐爲之代償淮揚道孫庭鉞素有隙知之將劾
君君先中以危法孫竟誅而君亦褫職再起爲海防同
知坐工料不實罷歸卒年六十一君澀重少文語帶愴
楚雖強直風發而勇于縱捨剗撫鄂樂齋簿錄時家口
過徐州府尹公命君露索君卽時報畢尹疑其寬重檢
得隱金三百怒詰君君爭曰公鄂戚也故能入內至夫

人婢妾所誘取。斂珥箱籋以市公。會珍鄂屬吏也。鄂公已死。孤兒寡婦無罪。會珍忍弛其喪衣使一簪不得着身耶。天無以答。高文良公撫蘇時君爲外巡官。內發竹簡中紙一卷。颶頭書付君。檢校君不視而焚之。高怒君。因此不過書吏關節耳。一檢校便與大獄。察淵魚者不祥。高謝之。其挺切皆此類也。夫人徐氏子三人。某以某祥月日葬某。

銘曰。收束百骸歸以胆。盱天睨地無不放。南山白額虎耽耽縛之。如豕笑而噉。焦原不顛。平地撼未竟。其施心尚歟。開公元堂風慘慘。萬古白虹起此坎。

卷之二

文集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此我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崧瞻一字怡園先世爲宋勛戚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咸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土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贈按察司僉事謚忠節祖鳳盤父組綏俱郡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行二中雍正二年鄉會試選山西樂平縣知縣莅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

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賈人持金丐爲立傳。堅拒不可。與泉永道駐廈門。海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來荷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撤。正已以臨。廉從肅然。不市外洋一物。宵小之因緣爲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笞督。而摘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于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氓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惶視渠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于心者。是以知之。衆皆讐服。刑部吏或受賄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當引某例。不得以疑。

似者相溷吏張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癯與下僚言若
恐傷之獨斷于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
令喊先生廉其誣爭之陳不聽公不書諾陳不得已事
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天子知其賢雖
內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甲戌命提調
會試十六年命送暹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
者先生隨事盡職在滇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酋夷欽
其清嚴

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罷落魄無歸飯先生家
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思長安米貴今古同然以素

不識而一男子又不任典籤記室而許其虛糜雁鷺之餘食棲依宇下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清貧除脫粟外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每食必偕明日將有早朝曾騎諸大事裁滌二鷄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盤讓客至于再

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

六卷駢征集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

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聽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亨我爲之銘先潔筆于滄浪之水清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乾隆八年余知沐陽潘君宇情來勘災置身同寮中甚謹弛氣離坐默然而終日不言心疑之以爲陰重人也後十餘年君供張天子巡狩事來江寧朝夕雅遊恒中而信人向疑稍稍解又嘗過武進遇舟人子道君善政尤詳信君爲無害吏嗣後聞其得官則喜失官則憂君亦推許過當支翰事非余質確者不肯落墨然每見君面無見膚陽不滿大宅慮仕宦難速飛己而君得官必無故顛上游知其賢盡力起之隨起隨顛畢之以死如是者在江南二十四年君諱涵字宇情錢塘國學生

纂修一統志議敘州判凡署縣篆六題實授三君風神
元定皮屨閣凡必得其所所判決不爲聰強狀視下言
徐務折其情乃止以故郵罰無訛鮮客訴者南匯民兄
弟訟田君不訊令跪學宮聽講兩人者悔求釋公不許
乃泣且拜曰良非本懷唆訟者某也遂公其田而睦如
初有徐官官者殺一家五人留其女人疑有姦公置徐
伍刑而不問姦事民以爲仁鎮洋役催租負租氓仆地
死腰有樹傷前官擬役抵君曰役卽民也非其歐死何
抵之爲委賑海州請於大府曰海州積潦病山塲河南
受清安中河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劉老澗水之半故

趨海不支者勢也。迤東雖多支河形如
雨事有妨爲今計宜濬塲河使深而合
度諸堰壩因時啟閉如此則水易趨海
九大夫納焉歲以不逋歉在武進一年
官在贛榆一年以失察邪敎去官大府
累蹤穿疲曳奔馳然而爲日淺被於民
府未緩又揭揭而之東市馬量穀無須
而家亦日以貧最後宰六合甫抵任
事龍潭病食糜粥不盈一甌顛而憚聞

役呼此不已聲漸微日漸暝遂卒卒數日鑾輿臨事

一切循整如君存也氣絕時知六合縣卽真之詔才

下吏民哀之年五十九長子仁標能文而弱次子仁勤

頗聰穎後君亡四十日亦以喉閉亡

銘曰不捨之而自止其扶之而不起未終其齒追而與之死猶以爲不足更取其子嗟乎善若彼報若此吾焉知其所以

補蘿先生墓誌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唇廣額鼻隆然高白鬚貫兩頤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于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于淮安程氏程故蒙士饒子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鏡器及晉唐真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八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伎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永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間爭袖玉石求握手惴惴慮不可

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慳狀以故名益高貧益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靈壁舒城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每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爐研等物重累後車外皂喝衙畢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濡墨含毫邈然在宣城訊竊雞者畫雞賊面以恥之雞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于體貌郵罰屢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常異目以視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膝行

無敢闌語。先生入褒衣博紱。強曳一足跪。內然唾與言。俱詣爲齋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目。羨轉相告語。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從從。握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聽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炮酒闌。諧謔裸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扉。欲絕。而先生語益緩色益莊。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畫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畫。而肯書。余以其間得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歿。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

歎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苦無所解。每鑒別，奉先生爲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真贗。余雖私喜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叢至竟。先牒產絕，而後報人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窪。二子恒栗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僑寓廬州。余權春秋祭掃事，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于今少伍。嘻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史先生墓誌銘

枚生七歲受論語大學於史先生十二歲與先生同補弟子員十九歲先生卒三十九歲葬先生於西湖之葛嶺而誌其墓曰先生姓史諱中字玉贊漢溧陽侯遺裔爲八行世家始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先生幼孤寡無師傳年二十聞鄰兒讀四子書鬢鬚若素所聞愈愛聽遂能雖誦見案上卷戲倣爲之不竟竟就質之老儒驚曰是制藝也告以故始不信繼乃大奇之長更力學于星經地志樂律俱能穿穴詣微駕其說嘗攜枚過錢塘門觀浙帥大閱旌旗蔽野鐵騎成列而

下先生斜睨其陣又數數按其營帳大言曰謬耳不可以戰枚驚曰先生解是耶先生曰昔蕭穎士見封常清行陣不觀而還常清果敗軍旅亦儒者事吾常學之矣歸手一書示枚而循其髮泣曰種種矣此少時手抄陣圖也疇其焚之館枚家十年婆娑敦督性狷狹修謹雖期功喪有如剝之容長身瘠立若植鰐然晚年好仙釋師季某而友張自南三人者語化色五倉之說則辟耳書灰戒門以絕先生曰吾爲兒時見方外服輒研研然今得與首宜去但仙人皆孝子有嗣吾宗者吾履蹠逝矣卒無子不果行年四十九得疾舌大而僵滿於口內

錐刺寸餘無血自知不起屢搏其膺曰可惜可惜食飲至唇而止以箸廢其喉猶斷縛不下人見之或泣或嘆不忍逼視愈益不平日荷荷不絕竟餓死道友張自南結胎於臍胎墜腸絕先一年死季姓者年餘鼻漏死銘曰機也括之玉也削之我童而蒙孰先覺之積學而窮積善隕宗長生不生五十嗟凶忌其仙竟忘其賢使隱恨于黃泉嗟其何以爲天

一
卷二十一
文集

侯夷門墓誌銘

予自流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
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王子卿試見有野而古者
危冠高履口俟音目睭睭斜視如深山怪松礧砾自異
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司交廓落
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
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裏袖深墨數十人環
而擁之承抽思乙乙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
堅水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變又如成相俛詩
窮刼野曲可解不解而倣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

讀于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曹進舊退溫溫
無所試旣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
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筭坐大墩
廳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壹齋筆不能休且吐且
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
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旣醒雷雨亦
息觀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百斤運
餉至京以臼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
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笞數輒睨抱牘吏
夫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鎮江黃太守

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旣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爲奇語遣抱磨者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齧其系勃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戲欵崎如是孰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于崖公一笑去泠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王力文集

楊節婦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門下士楊思立以狀來曰長兄舒猷不幸早亡嫂未三十而守志既孝且賢先生修邑乘于法宜得書余訪諸邑人僉符楊君言遂志之今年正月思立又來曰嫂亡矣嫂生時蒙先生列于志今將葬乞先生銘諸幽余謹按孺人陳姓年十八來歸舒猷奉尊章惟謹治箴管揮櫬事罔或不蠲嫁十一年舒猷卒孺人初志欲殉旁人尤之曰安有堂上兩大人存膝下兩孤存而子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撫兒以慰夫志亡何存兒亡姑王氏亦亡繼姑曹氏至孺人事曹如事王曹生

思立思達孺人助之製文葆治訖瘻小不豫永夜不眠
曹常指之訓兩兒曰嫂愛汝過於我愛汝韓文公爲嫂
服期汝其志哉及思立等既娶孺人卒兩姐治家持錢
主進主出不失命居貨輒有奇羨無折闊之虞性至儉
食不過菜然趨善如水赴壑捐資入祠取其贏備族
人婚喪費歲饑爲淖糜食蒙袂者乾隆三十一年卒年
七十有四立母立子某爲孺人後所以報也以某月日
與舒諭合葬於桃紅

銘曰亡子字叔以將宗續而使其家足生金積粟疇非
邱嫂乃富婦銘貞石使有考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夫人李氏故華亭令源長公之女生十七歲來歸今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先生少貧出就外傳夫人供旨畜惟謹先生試禮部作萬里行夫人典敍珥治裝甚具先生官京師夫人視濯而祭奉尊章甚恭先生艱子嗣夫人爲置造室張氏劉氏楊氏雁行坐甚和雖諸姪生子屢殤外繼者亦天歿而卒賴張氏一子名以乾者延鄧氏之宗凡相夫子四十五年以康熙癸巳三月生以乾隆癸巳九月卒初封孺人再封夫人今年春先生子告回蜀將歸夫人柩以輦寄狀來命枚志墓枚伏讀公

春秋魯成公十年齊人來媵何休註云朝廷侈于妬上婦人侈于妬下伯姬賢故諸侯爭來媵之當春秋時二南遺澤未湮乃賢如伯姬者已少矧至于今而當官傾軋當夕勃谿者尚何譏焉夫人能存緩帶之心無江沱之悔則其至性純和過士大夫遠甚而豈徒區區爲巾幘式耶先生官十年乞終養養二十年太夫人服闋仍官京師又十年歸休于家計四十年中朝野參半當今出處之正孰有如先生者然使夫人耽于寵榮有交謫聲則先生行義雖高不能意無所動又或持家已汰有不節之嗟則以先生之廉靜亦難從容于去就間觀

夫人能承先生之志以成先生之賢真如琴之得瑟而
調珮之應環而響也嗚呼難矣生二女一適戊子舉人
李燾一適候選州同龍度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錦江之流架浪吞舟迎夫人而安瀾惟夫人之性
之柔秀屏之山飛雪皓皓蓋夫人而風和惟夫人之行
之孝松耶栢耶空而封者石耶嗚呼石可泐也德可滅
耶

八集
丁亥文集

蔣太安人墓志銘

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隣志相同遊相得也亡何編修就載山書院之聘挈家去余母眷然口久不見蔣太安人如別眷風令人慕思今年正月太安人委化揚州編修走手書乞銘以葬余慮余母之悲未敢遽告竊念編修以文學伏海內于當今賢豪無所不交何獨以志幽之文遠屬于余疑太安人之愛其母以及其子身後之託亦其志也乃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太安人鍾姓名今嘉字守齋晚自號甘茶老人爲南昌隱士滋生公之季女年十九來

歸我贈公適園先生以子士銓貴 詔封安人有孫三
曾孫二年七十而終性明慧仁恕嫻禮則曉書史生編
修三歲教之識字弱不能持管乃戲析竹絲排撇畫誘
其記憶從贈公館晉陽還鉛山服勞習勤相對迺然垂
老神明不衰見婢媼衣或穿敝必代安繩繖停鍼以須
時時存心惠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而不仁安用生
爲當編修官京師時聲名甚盛襄大司空薦其才

天子領之將超擢者屢矣太安人慮其性剛將忤衆命
還山讀書晝歸舟安稳圖首題七詩嗟乎士大夫一登
朝寧未免耽于寵榮此困于赤紱之占周易所爲兢兢

也太安人一女子能深明出處之義以勇退爲提撕此
何如識力耶。然而編修旣歸四方之相乞爲師者慕其
才兼知其孝先以安車迎太安人太安人因得就養無
方東遊明聖湖探禹穴南攬棲霞鍾阜之奇北還刊江
聽竹西歌吹以終一時邦君諸侯通家子弟爭拜絳紗
問經義如宣文君義成夫人故事嗚呼榮哉母範之賢
善人之報均足以銘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水之守土也審母之測子也準旣教之升復偕之隱此
非高世之姬姜乃知幾之顏閔

小倉山房文集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試童子得李君名績者與語知其少孤奉母夫人之教觥觥自立余心欽母賢而亦嘉績之能亢其宗也居亡何績改名文在輸粟得南城兵馬司指揮累遷衡州府知府母守節三十三年

天子扁表其門以子貴封恭人前年文在卒次年恭人卒孫育蕃卜葬有日乞余志墓余謹按恭人顧氏爲前明刑部尚書東橋公之後良人仙經亡時文在裁六歲尊章具存恭人折愛訓兒具祫著事堂上罔不咸嘉會計塲廩旣沃且豐以其餘潤溉戚隣文在之官迎恭人

恭人每一至衙教以清白慈良畢輒歸家文在罷官或爲恭人戚恭人迺然曰兒被黜非私罪終當蒙恩未幾祝皇太后萬壽果復官余常謂克家甚難負先人遺業如負重器雖大男子苟不勝則顛恭人娶也而能無成而有終地道也婦道也卽母道也尤奇者其外舅閻公客無爲州遘暴疾恭人感夢禱迎閻公甫拏舟忽得風一夕行四百餘里入江城考終牖下此與曾參鬻指點婁心動者若合符節然則恭人之受旌受封猶其外效未節而其感通神明于人所不見之地者尤可尚也卒時年六十六有孫三俱業儒墓其

銘曰能爲傅爲父以將其子撫而使其官至太府嗚呼
此何如母也碣諸土告萬古

小集

丁勇文集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乾隆甲午暢月郡文學光祖陸君來山中曰亡妻將墓某原光祖哀其賢而天奪之速也丐先生文其幽宮以寵亡者其狀云孺人顧姓江寧人永城令諱斌之長女年十八來歸屢孕不育爲光祖置兩造室生子一女四孺人忘其爲異腹也雖一便旋一襁負必躬撫嬰媿然後卽安今年三月七日晨起盥漱如常晡食後心蕩不止若自空而墜者然卒年四十九余按劉熙釋名膺心衣也鄭箋形管有燁謂女史之有赤心者孺人之心可以對神明耀形管而乃不能牢繫于膺毋亦恩斯勤斯

征公况瘁之極而致此疾歟。宣陸君言及之而淚若綆
糜也。昔太史公書荆軻徵夏無且韓退之書張睢陽徵
于嵩余家有陳嫗者曾乳陸氏兒平素言與陸君合故
余于書孺人也。信。

銘曰：無子有子，惟其慈。雖死不死，繫人思。展如之媛曷
可追。

曹母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上海華涇人系出宋忠顯吳郡王韜之後太學生諱乘六之女工科給事中曹公一士之室給事負重名奉敦槃者戶外屢滿恭人滌溉散具刑撫恢循整今上登極給事屢上封章直聲震朝野以洩禁中語在遷寧道是時恭人家居兩遺孤憊然也給事昆季先後天歿曹氏不絕如綫恭人戶婚葬持家况瘁者二十餘年親見其子錫端入學食餼官訓導乃卒年六十六恭人謀于嚴錫端有客輒簾窺而詔曰某也賢宜近某也否宜遠及其長也畀一篋泣曰是而父之奏疏文

稿也見此如見父錫端板而行之恭人乃喜曰吾今可以見而父于地下矣嗟乎古之聖賢百不經意惟于立言處不朽自期故沒世稱名宣尼猶三致意焉然中才以下語之而不知或拉雜摧燒之者有矣恭人摩挲奩具奉殘編爲至珍異寶諄切付兒可謂務其遠者大者卽此神識已超尋常萬萬而其他皆可畧而不書以乾隆元年 豐恩 詰封恭人子二長錫端次錫圖與給事前兩恭人某某合葬于某銘曰肅肅雍雍順三而從以協子有終是之謂恭不愧其封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七年，王師征金川，華亭縣知縣高君白雲上書大府言：自幼學兵法，願棄官從軍。大府雖不許，心甚壯之。余慕其爲人，無由相見。居亡何，君舉最選禮部主事，入都遇隨園命長子兆魯從余受業。君白皙少鬚眉，沉雅淵靜，望而知爲儒者。任祠祭司二年，督倉場事辦。天子召見，擢鳳陽府同知，未抵任，卒。兆魯扶喪還蜀，以狀乞銘。狀曰：君諱辰，字元白，晚愛白雲，因以爲號。本籍山西，姓牛。康熙間祖式竹公，依中表高爽公于蜀，遂從其姓。君以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壬申散館。

外出爲今幸清河遷震澤再遷華亭震當太湖之浸鄰
浙江省歸安往往盜發倚交界處作逋藪君偵知王啟祥
者名捕也年老爲僧結以恩使捕盜捕得劫水姓者楊
二供其魁某現伏歸安君移檄竄取歸安令憚處分護
匿不與君怒牒請于兩省督撫悉擒以來破積案數十
盜風爲清華邑海塘多瑪碎石屢崩于潮君加巨木貫
以鐵組躬自堵築必完必好以故乾隆三十四五年颶
風儕興浙之蕭山寧海災而華亭無恙君好文愛士雖
布衣童稚苟有才必折節下之所至以書自隨縹緲石
刻壓車上鱗鱗然未仕時常爲大將軍岳鍾琪客將軍

知其才授以範略君慨然以經世自期入都時私謂余曰太白星橫貫齊魯慮山東有盜潢池兵者余笑以爲讐言未幾果有王倫之逆而君已卒年五十一子三人俱業儒所著有晚成錄白雲山房彙鑒某

銘曰白雲之在天也四海爲霖而忽而反乎山也杳不可尋嗚呼在雲無心而望其澤者何以爲情君以爲名宜其來去之輕我欽其人爲碣爲銘以表佳城

卷之三

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六

錢唐袁枚子才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公姓姚名啟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闊
弱冠時路遇健兒刦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沟
公大怒卽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
逃入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
鄉試第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
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

酒出七人于獄痛飲之爲辦裝造歸而通牒大府云七
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于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
公巨富代償帑帑行善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
也居亡何三藩反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
興祚曰我賈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
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闈之所又陰探王好
彈爲造十萬丸銀泥封襍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貌玉
立甚口熟悉八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
檄廣東緝八衆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于王命不得已
將所虧帑強海商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

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燭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于王曰此二賊首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其子義攻紫闖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于溫州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于祖山

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
再逼漳州兵號十萬壁于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
中兵少公以五蠶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
降大慟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
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
卧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簫築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
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
不辨衆寡自相蹈籍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
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
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

列艨艟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太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稟將曰施琅輒經嬖來降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驟發

舳艤乘疾流逼壓賊壘被賊圍困。琅駕樓船衝突入圍。公卒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祀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爲。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充礮面縛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三十二年福建平。

太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島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忘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

置當事者遷沿海居民于內地界而圍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者稚鞭筆呼號公受總督印卽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累于外宜先班師疏三上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予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民田屢聽降卒懇荒土資其生列成于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

其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薨。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謚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古巴等叛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有其地誘各番

首守三巴橋過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人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于副將軍曰我兵齋兩月糧自繁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將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卽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

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畜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旣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于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

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率
大隊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累累
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
將軍喜謂公曰 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
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
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
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卽發。大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
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
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

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眾數萬駐烏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卧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疎疎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

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
也所至蠻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
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
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
上召公乃交印于提督紀成斌身自人都賊伺
刦馬廠紀蕙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
斬成斌下公于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
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畧張廣
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

襍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至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
待之賊果出搶糧鎗筒齊發燭先是金川聞天子用
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
知公果在否也會天子命大學士傅恒視師誅姦人
阿卽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于傅
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
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
千餘皆罽布衲襠裹甲持弓矢迎公目酋長故緩其轡
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
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公公飲盡即宣布天子

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酉長莎羅奔等從公坐皮舡出洞詣大軍降事聞。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突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篠谷闊土司蒼旺有異志。窺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于策公曰篠谷闊卽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矢後將墜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卽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篠谷禽蒼旺斬之撤

土司設營置戍羣番懾服十九年再討墾江西陳崑未至卒于軍年六十九天子震悼予祭壇賜謚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因射食前方丈餚飲兼人其忠誠出于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天寒溝涸軍渴公禱于天水卽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于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鉤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薈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

卷之三
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油同舉孝廉于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漸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敘次回冗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纂輯著于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縷衣蔬食不宿于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潼關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効誅之總兵沈應時爲巽詞以解免隨入闕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羌惠安兵變殺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

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汎兵歸原伍劾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又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脣齒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固木柞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驛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

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鬪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
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子奏繳之。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卽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

降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拒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炬如星鎗砲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

旦入東南一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
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
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僞官俱不殺并代奏乞恩
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奏人性懶氣陵其上首
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
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諭事輒不合初吳三
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
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都追賊至大
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
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

許以在南。壩相救及塵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珠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

熙三十五年。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

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勲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人名上古文集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卒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卽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字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驃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寧

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老人髮鬚如此。寧不曉也。語未竟。君孚從厨後躍出。投弓跪曰。君孚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尚何言。卽日降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卽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鐵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陽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荆岳七郡皆瓦解矣。仗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

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于黃土坳賊勢甚盛
紅旗殷山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
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
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强士榮旣破諸賊膽落宜乘勝
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鐵爪等敗逃處果
悉擒之乃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
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
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
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
者月微至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

秀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
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夫素知公
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
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
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
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 天子震悼給祭塋加贈太
子太保謚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
洞開自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薑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
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
崇禎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發乃半途

微服僨其家詭名楊二司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
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
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傭前
行至張所排衙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
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
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
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
如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
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
告弟所爲彭考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

之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
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尚在
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
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
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厨傳
不受饋餼卒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
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
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
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
縣握手囑曰我等頗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于獄

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
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
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
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尚
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薦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
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于名成後而張
公先識之于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寧
人傳公魚亮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椎黃兩傳皆無之。
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于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領南薊門河洛諸郡而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繫鑿牘可隱人撫軍檄苛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八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驟馬而之平山凹有

人肩戶博。瞶之一兒。覺異。拍鬚者肩告之。衆咸暗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跣歸。自甘公簷。取鉤距。聚鬚者所畧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廪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蠟樹鈎鋤爲兵。張旗沟澗。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爲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巨者視此前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多室出。率犯法吏六人。並。終前民環門而囂。欲歐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拷吏于庭。血流民懼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

日四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終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幼卽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咡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阴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晡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迹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燋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于河口戚。不遇。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

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繪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白蛟平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繪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暝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陰念歸龍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巨側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遭蛟往已而召公笑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闌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繪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幸折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

前。晚。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
三。隣。父。來。卽。明。也。蛟。護。暗。局。公。去。俄。而。廳。眉。者。六。七。叟。
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
也。今。母。見。逼。事。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
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
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嘆。老。嫗。目。眩。不。知。人。未。
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爲。負。課。事。繫。
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
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
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

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磨至三日而畢。冬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于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捨所劫者來搏。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嵐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途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壬鉉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

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于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嘆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子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余文丁亥元日拔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余事嘻何其富于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序恩榮數行便離然盡公布衣也塊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乎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予輯而傳之

困于體例無能多書然其舉筆大者始無遺焉

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尚未聞其有所拘闊也東天下而崇宋儒自元明始于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人見其激也又羣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于白下年七十許清臞龜立高睨而大談解孔孟專攬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苕生太史來賢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

果奇男子也。若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義劍川二
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
鄙鑒見王導意滿口重言殊不流于其采而傳之。其一
碑曰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王師征烏蒙運餉六
千石而民不知理。猺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者決遣之
固不當其一碑曰征劖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兩若干
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補丈鵝雅場清其界酉
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懵俗也能齊其
口爲無窮之間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俚民情愈眞想先
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

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于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之夫犯衆敵抗令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萬世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輩出輩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于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糾身後事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尚有先生兩知己在耶夫儒者闡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于天地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嘻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爲阜鉛山人

ノルマニカ文集

ノルマニカ文集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公諱開士字軼倫漸之仁和人世居北郭青莎里先人好施貧其家公生九歲而孤乾隆元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選銅陵縣知縣移知桐城宿州 擢常德府知府未之官居太夫人憂服闋將行竟不起公曼詞矩步造次必於儒者然義之所在展意無所依回銅陵炎公請賑饑委官某揣撫軍范公意捉搦之公趨皖江見范公泣曰民無鳩矣苟蘊年而壅利安用官爲言翠袖印置凡上再拜求去范改容謝之聽其請桐城某公所拔士也爲盜張六韜所誣某父以財夤緣公怒其父曰汝欲

速而子死耶某懼闔門待罪公廉其姦召六韜曰汝誘之博博負而教之作盜果誰爲禍首耶六韜泣不能聲乃專坐六韜宿州河決公戶籌口算輕糴重賑符牒風發縛木橋渡商旅艤船寧村中氓設淖糜四門資蒙袂者或慮爲私累公笑曰縱于官難開除吾以活人破家不亦光于古乎爲之益力亡何水涸

天子輸庫金百萬修水政公爲植巡功宿于堤陳畚掘梗正仞其溝物其土方畢歲乃大稔江南最大省羣吏才智縱橫各自矜奮而公盤辟雅拜言詞迂緩常侍今兩江制府高公坐欲有所陳先搔首引書語高公笑曰

汝又質質作學子態耶滿席爲之默然。然兩府知府也。更不得獨公得之皆高奏也。聞其死爲嘆息者再。居二十年家無生產女婿陸建余甥也。先公兩月亡。公喪之哀數月亦士長子懋謙能文世其家。

論曰余雅遊公三十年見其讀書窮晝夜。領額雖除夕元辰聲鳴益高。醉後好摹古忠臣烈士狀。津津然欲蹈之。服闋時裁五十九。自衰其年雅不欲出而簡書催行肩項相望。公愈感。天子恩不得已置酒召諸故人訣別。泣數行下。若預知其往而不返者。然幸卒病于未治裝時得委化。正寢近子孫親湯藥人以爲善人。考終報。

也嗚呼。有以也夫。

文集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君諱坦字紫庭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真不與人爲同異以戊午舉人已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御史出爲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江災刦案屢起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饑民以搶奪論全活甚衆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銷銅鉛行三年安順灘勢平夷輸輓尚利南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天雨漲流匯注所閉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又護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爲

僱駝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上雖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勸明停止官民懼呼公甫御事卽病行至常德府薨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卽爲上所知及試之于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旨其卽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中道而廢豈不惜哉然至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戶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祝不衰則儒首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覩矣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爲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薨時尚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畧

屬余爲傳

贊曰進士同年較鄉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則更少且更親矣然不數年升沉稍殊或爲名位所移異目相視卽陽爲謙下而陰實相踈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微無改于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

余與公同習國書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栩栩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觀有詢必先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懷之詩未到而公亡尤余所悄悄而悲者也

大刀王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

錢唐袁枚子才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挾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土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救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

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起
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于門過維
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鞠之其鄰乃某村婦手
綾其夫也奉 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
之咎職接駁。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
涵密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涵薦汝朕
疑之今知非汝所聽請故用汝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
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
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僞遜詞延花翎者入
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驥馬馳奏適某王入觀 上示

以公奏曰無之 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
一人枷四人拘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
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淄
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
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
聖祖嘉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 世宗卽位授河道總
督未一年薨 工深惜之賜謚恪勤于祭葬公廉幹有
才民愛之如水 趨壑每視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糒
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踢門入牽袍嗅靴求一
見陳青天狀貌聞 敕詔下焚香跪北呼 萬歲者其

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騁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中喬也入觀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樵石蕃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惶視

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平。蓋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舉之俄而奴捧盤餐爵出磁而鶴金者也狀獰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縛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公子故

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自覽手
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
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迺然自憶未了事
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
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臬轡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遺
人泗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
手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滻河主人問客何來曰
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自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
爲反其直間佳某所次日戶外車聲櫓櫓餽米十石書
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

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
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臯夔非遇

聖祖雖十陳公烏能

賢昔沒長孺魏元成輩束以細荆三十則亦呼譽而乞
恩矣譏諷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

聖祖南巡公

不陰道不供張前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目如喪考妣

村氓憲愚至于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

聖

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霸昌道進爪熱河

聖

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爪帶歸卽

賜汝主嗚呼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

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于如此吾子恪勤亦云

附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寘孺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建卽渭君也大眼而頤容貌充充滿然幼不甚敏旣長澄神于學座研編削祓節厥躬行安而節和去不善如絕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古杏太守妻以女從官宿州權記室事甚辦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持論與舅氏合不屑屑界唐宋而內寫幽懷外嫋羣雅結采必鮮運思必邃其聲清揚而遠聞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渭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空心若隣琅玕然迎醫

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予因索其稿湄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讐孚酌句喀喀然柴立吮毫力不勝則臥臥起再讐氣魂魂矣猶呼阿嫗泣曰舅爲兒詩開雕成否不甚費否兒思遊目焉裁膜耳其窮苦如此死時年三十有五子官郎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與無孤同余哀姊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二色無子無兄弟之子而前年清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湄君又死湄君者其才且賢出吾與五弟上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日謀以身後託者重嗜其酷矣爲之傳以弁其詩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文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碭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強之則異憤置戶部東廬下署曰某王羸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卑

世宗心重之發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贍法抗聲直省有列牒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脚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

名籍奉士蒙爲甲長俱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鎮撫之北新關虧稅司榷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廳抵北關之縮往來商大墮壅正四年遷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江省道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不變天心回和康成殿試前三名皆浙人云駢魯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痘痏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額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

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
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櫂槊葩璫。數十重
鳬藻雁行。罔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
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皇始畢。
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
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
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
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世宗終不
許。弘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饋
廩。猶與人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漢唐雜事。遇

凡賢屈抑僉王肆志。禪鳴咽。憤罵拔劍擊鐘。聞鄞縣有
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
墓諸生入學者行肅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
其姦惡則伐。瀦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慕公之志。凡文
移奏章。不過目聽人雒誦。不可於意者。嘆惜命改動中。
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爲天授。疏西湖淤三
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花。水亭風臺。金碧
明輝。公輔發畢。鳴騶出清波門。攜文案坐亭子。辦治
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
七年。召署刑部尙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

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
總河朱藻素偽張公首劾之減死爲城旦春公負氣好
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
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
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勤有不動然中外側
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世宗知公深排羣言
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梓宮跪伏
大慟暈絕不能起上知其意召見慰之曰卿但努力報國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賜珊瑚朝珠荷囊

兩匝再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卽時擒獲所到江湖千里如枕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樓蕩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絶也絕之則盜難踪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有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默不得意公雖愛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即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鶻鳴大和愈阜賤者愈福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

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歎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入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疽，呼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謚敏達。諭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慢李而劣目。意頗疑之後，讀《殊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挖擗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鉛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印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

者在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以權貴拜疏奏議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文弟素文傳

校第三妹曰機字素文哲而長端麗爲女兄弟冠幼好讀書既長益習于誦鍼黹之旁縹緲度積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卒庫虧妻子獄繫嘆曰我局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曩爾兄領庫供上官吾嘗止之而兄不可則勸其簿籍而卻印焉亦知正爲今日計乎高大悟檄篋得印簿訴制軍制軍者大學士邁桂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寃爲平其事當是時簿中貳人隱探高氏孤惟無能爲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

八哲感謝蹕別泣曰無以報聞先生第三女未昏某妻
方姬幸而男也願爲公壻已而果然因寄金鎖爲禮時
妹未周賜一枚長妹四歲代繫金鎖飾項者數年高故如
皇人而先君曰梵歸復之粵之海之間與高氏音問遂
絕乾隆七年高入執訊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昏願以前
貞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
亦不食以其意復高氏高之側人驚謹傳高氏得貞婦
高入歿其兒子繼祖來曰壻非疾也有禽獸行杖死
而蘇恐以怨報德故寧言辭皆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
聞竟遁高氏高渺小僂面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爲見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齊先生傳

乾隆九年校宰沐陽淮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
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則循故事餽殷蒸公一
切勿拒曰物已烹餚却之是暴天物而遠人情也凡賓
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沐水原委
簿領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出所爲詩
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席公上座講中庸不皮傅濂洛
詒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盡變若欲卽駕車赴聖域
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
丁丁疎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爇火器閉焦其手諸丁

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弛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而奚慊慊耶。藝成而下。支人不習。常也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枚聞愈不安。跪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是太府巡沐饋牲牢不受。令袒棘被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盡主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餘溫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僅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跪而餉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譬指其心。

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鍼黹
索倉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掐足跰燒灼之毒畢具姑
救之歐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
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
適妹微夜立持粥飲而匕箸進之又能記裨官雜史國
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稱說歌呼
爲老人娛枚入定省聞所未聞學爲之博自離墳後長
齋衣不純采不髮聲不聞樂有病不治遇風辰花朝輒
背人而泣如臯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
謹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

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矣目猶瞪也撫之乃瞑女阿印病瘡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見殊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若干

乃聽之。公諱亨，陽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濰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白簡繕矣。命公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鯨寡，不畏強禦。汪聞，慄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耀隆赫，監司皆韓、袞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連鹽故，雖暴漲，非徧告諸大府，不敢閘。公力請得以時開浚淮海，災過勞以羸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氓

罷市奔走樹素幟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緡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真儒也已公少時受知於李

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爲御史三日露章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于庭翌日章上果得謹減死戍邊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姓童名華字心朴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鄉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猶例入貲與纂大清律受知于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

世宗召見 命督賑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飢口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衆會怡賢親王在直隸問公灤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爲能奏知平山縣縣災公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總督某劾奏 世宗心重之免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 旨清查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江蘇負

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妄測 上意鈞考攤派民不能堪狃狂纍累無容囚處公向大府開說甚辨大府怒曰汝沽名敢逆 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華非逆 旨乃遵有 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嚴追特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 上裁恩從中下此 聖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而徒以十五年之積久竭竭然求完納于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於汝云何曰寬限三月當部居別自分牒申報大府嘿然公出卽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置求爲

轉奏未幾。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璽書嚴飭衆

方折服蘇撫某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公
聞卽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
一枷兩荷以挪揄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
非尊官所宜聞巡撫敬其強直而謝之而心不悅浙江
總督李衛篡入江南絕無文牒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
至蘇州公抗不與曰地界各有統轄毋相僥也李深嫌
之爲蜚語聞上。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
肅州忤巡撫某被劾罷官。今上元年起知福州再知
漳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公精

勤廉悍善治下不善事上發姦摘伏如神而尤長于水利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于正定府城外建西南二牖犧膏腴三百五十頃佐經畧鄂公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窑五山引水于十五里外升之于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至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議一篇蓋守蘇時未竟之志也蘇民德公尤深論者以比前明知府况鍾云

論曰傳稱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起隨顛致不竟其用豈干將莫邪缺折亦其性耶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過吳吳市

漿賣餅家猶有質衣履供其斧資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時沽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儇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白居易文集

程南耕先生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昆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矣其弟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爲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爲笑樂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額首曰幸甚遂摭大概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旣長習舉子業連閔于有司頃頃不得志朱文端公與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諭選舉以辟召爲先古賢多記室參軍士果有心經世奚沾沾科第耶先生感焉遂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

其大者爲人作奏纂詞奮筆得鼂董遺意諸大府走金
幣延之憂不得先當是時桂林祁陽兩相公及晏一齋
中丞皆負清望居五長十連之任奉先生若仰衡石而
操表綴也先生參畫密勿彌口不宣草疏稿出火入一
切體國經野事秘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
內無誓言先生翼扶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州縣災例不
繙漕先生謂晏公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民免地
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

上勅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
著爲例祁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報閩人

某在呂宋嗾夷人劫貢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
聽候調查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讞言與誣其仇先
生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旨畜雖享
多儀皆畀綿莊已如不聞綿莊靜而峻先生孔揚采色
和顏熙熙廉從者皆憚伯之嚴就季之寬然平生于大
義所在勿狎于不順雖貴育何搖焉中年耳聰絕意仕
進有欲薦于朝者堅謝之所著塾敦說牧民瑣言皆歷
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畧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
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夏袞稱大客今之督

撫昔之公也然則今督撫之大客或卽當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爲豈不更光于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已莫爲也如忘乎名而一以利物爲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不尸其功者也老子曰爲而不有不難其爲而難其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纖嗇無浮歲資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恂恂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故事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輶耕視餽飲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鄉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恒常時謂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槨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才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稱五十不毀然臯魚立哭而死

孔子與之傳稱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人惜其不立以徵魯之哀孝子年五十矣不爲生孝甘爲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王荊公之論李翹曰賢者過之翹之賢翹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于孝子亦然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太守莊君從白門還宣州未半月訃至士大夫知與不知俱爲流涕聞其渡新河遇風舟幾覆食飲滯留服大黃獸便利不止果藥誤耶抑驚顛離駕以隕其生耶嗚呼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昔子知江寧今劉映榆學士介君於余長不踰中人而秀眉方頤言論風發從此交甚懽二十年來予雖居林下而君之黜陟升降以及其尊主隆民之治功有其子孫所不能知而予獨知之者然則君後人之來乞傳于予也固君志也君始知建德再知盱眙寧國泗州而終於宣州太守乾隆十年貴

池民熊永安與金海鬪金傷重熊慮訟不勝會族弟畏德病死乃斧尸誣金縣令謝錫伯廉其姦遂并誣謝落職而抵金罪民洶洶不平撫軍檄公與無爲牧王名標勘詰君檢腦骨陷於顱非生前傷鈎距旁証得嗾訟人某而長德妻亦傷其夫尸之無故熏灼也跪謝告實熊乃伏法事雪曉江數萬人噪於時稱兩君子云盱眙大水湖岸崩庭飲者相掬君雨立油衣而騎指揮水退民以爲神在泗州請免二十五年漕耗大府聞諸朝

天子許之到宣州三月積案五百無留獄者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年 天子四巡江南前總督黃文襄公今相

國尹公俱以絕世才總領百務而非君在側如失左右手一切山川舟車供張諸侍君能先機置想後事補缺絲毫不掛於過差余嘗見其扈蹕時踞坐帳中度硯膝上十指雨下旁立文武內監數十人尊階相環或催逼火急而君墨無停書筆無誤字面無異色朝奏入夕報可其敏健如此樂道人之善遇孤寒一才一伎必薦寵遇建德舊令於途貧爲還帑而寧其歸性狷狹乘氣辨口小忤意輒以精神凌逼人雖貴游長官不少含忍以致先爲泗州陳刺史排笮再爲安撫衛公劾奏至落職簿錄而卒之事皆無驗天子閔其勞每南巡必加擢

遷自縣令而州牧而太守雖忮者聞之皆懃服曰莊君以才力取非福命也然屢躡屢起危而後光家以是貧而精亦消亡矣卒年五十五君諱經菴字井一字念農乾隆二年進士

贊曰儒者多迂緩養名爲文俗吏所訾謷得莊君而人不敢輕科目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然君色樵然蹇蹇無已卒皆料量奇韜馳逐雜務與書之云循吏者異也過此以往鞅掌將畢而宣州民安風淳君必能修先王之政與民相和親而已亦將流覽其山川咏歌賦詩以示嘉譽於來茲乃竟養志以歿若蒼蒼者故限之而

欲其止於是也福之方始壽之已終悲夫

卷之二 文集

江寧兩校官傳

我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寧以校官祠于學者祇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祿碌然不可見淮濱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啖之先生俯而笑曰盍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寧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欲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爲劣則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

叱先生出將効先生江寧先輩蔡鉉升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生故獨者也嫉惡嚴過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天子龍牌時生詆其妄猝而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爲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慚悔三肅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雷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輩蹙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卽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官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

八康熙甲午歲貢飭躬訓士一袞于禮在官捐俸修前
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卽以先生與湯先生祔焉乾
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
訓導曹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
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澁
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
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
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迹
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間方面大府
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

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于荒廬苜蓿之盤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真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曹君倒冠而至偈偈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幸連書者名錫端字菽衣亦上海人

大理寺卿鄧公傳

乾隆三十九年春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子告還蜀
啟行之前一月從京師作書寄其弟子袁枚曰蜀道大
難子偕汝衰未必再見卽生死音耗亦慮少通予生平
出處本末惟汝知之詳盍爲我撰墓志以須枚聞命皇
恐疑從先生之言則預凶非禮以不敏辭又恐非先生
所以命枚之意而沒先生可傳之賢敬考古人文集爲
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爲之如司馬君實之于范
蜀公是也先生蜀人聲望與范公相時枚雖非君實請
引此例以質先生謹按先生名時敏字遜齋四川廣安

人高祖士廉崇禎進士以吏部侍郎從永明王入滇與
李定國等同日殉難祖嗣祖邑庠生父琳以歲貢生任
中江縣訓導生六子先生其季也雍正十年舉于鄉乾
隆元年登進士入翰林七年遷侍講八年爲江南宣諭
化導使十年遷大理寺正卿丁父憂歸里服闋奏請養
母上許之三十六年大夫人薨二十九年先生入朝
補原官先生純和介樸遇人妬妬無矜容躁顏于道義
所在則凝然不可撓當其登九列時天子加恩邊遠
之臣銳意用先生先生年才三十餘一歲數遷旁觀辟
現以爲稍從容即可宰輔而先生勿顧也歸依膝下忽

忽二十年再入長安諸新貴少年望先生如過時古物爭避面揶揄而先生亦不樂與熟客睨退朝閉門與一卷書二三者舊共晨夕而已大理古臯陶所爲權甚重元明以來一切決于司寇居此職者視若齷飭頭仰屋梁手批大諾相夸爲識時務而先生每秋鞠苦心平反有所得必爭爭不得必奏雖旨從中下有從有不從而同事怫然覺平林中儻此直榦鋤而去之乃善賴皇上知先生深優容者屢矣今年以計典休論者疑先生受主眷隆于始而替于終枚獨以爲不然夫陳寶赤刀天球河圖陳之東序照耀萬物恩也藏之典寶俾

無。培。缺。亦。恩。也。先。生。以。萬。里。孤。臣。旁。無。憑。藉。而。能。委。蛇。
卿。班。適。來。適。去。卒。全。名。節。以。歸。此。非。遭。際。聖。明。始。終。
眷。護。而。能。如。是。乎。先。生。手。札。賺。賺。以。未。報。君。恩。爲。愧。
枚。又。以。爲。不。然。夫。建。一。議。理。一。事。此。報。恩。之。大。者。也。重。
其。身。端。其。範。以。儀。型。百。辟。此。報。恩。之。大。者。也。先。生。再。入。
都。時。有。要。人。怵。之。使。往。先。生。辭。焉。要。人。惄。先。生。不。悔。其。
所。以。不。受。他。人。之。恩。者。爲。報。一。人。之。恩。故。也。無。形。之。
砥。柱。可。以。扼。中。流。挽。風。氣。矣。而。况。古。名。臣。有。以。七。十。起。
者。有。以。八。九。十。起。者。先。生。之。齒。猶。未。也。則。將。來。之。報。稱。
正。無。窮。期。而。枚。者。且。暮。安。死。終。將。濡。筆。以。俟。先。生。自。待。

待人以不欺爲主居官蕭散與在林下無異乞身治裝
若脫敝屣然戊午校順天鄉試枚出其門其尤顯者爲
滿洲阿公桂今太子大保定西將軍

小倉山房文集

明治三十一年

厨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餌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願逐。雖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穎昌侯之思焉。喟曰：「予故寢人子，每餐緝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飲一頃，甘而不能已于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貞我。」乃治既得，得泔之喫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麌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蓋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籠時，立不轉目，釜中煌也，呼張翕之寂，如無聞朕火者。日猛則燬者如赤日，日撤則傳薪者以遞減。且

難。蘊。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
弛。期。必。仇。怒。叫。喚。若。稍。縱。卽。逝。者。所。用。革。苴。之。滑。及。鹽。
豉。酒。醬。之。滌。奮。臂。下。未。嘗。見。其。染。指。試。也。畢。乃。沃。手。坐。
滌。磨。其。鉗。鋸。刀。削。笮。帝。之。屬。凡。三。十。餘。種。皮。而。置。之。滿。
箱。他人。授。汁。而。接。莎。學。之。勿。省。也。或。請。授。教。曰。難。言。也。
作。厨。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
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
正。者。主。之。奇。者。雜。之。眠。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
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嗛。嗛。二。卵。之。
餐。子。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麌。也。能。

嗇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嗇間也能
則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櫞無益也而
好名者又必求之于靈霄之炙紅虬之脯丹山之鳳丸
醴水之朱鼈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炮炙
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爲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
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
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于人而徒使之狼
戾杜死于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
易之鼎烹尚書之羹飲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
不肯戕杞柳以爲巧殄天物以鬪奢是固司勛者之所

策功也而何尊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匕于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已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肴上則吾之心腹臂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嗇聲流歎者方與屠敗同餽也。是離奇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擊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于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爲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爲之傳以永其人。

石大夫傳

越之石氏居帝九阤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豐且頃醜理粹如越君欲以耀于上國乃命爲大夫聘吳吳闔閭甚文聞之喜曰石碏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爲國光命設九賚之禮宴大夫國中踐石以上者爭來窺觀大夫請曰士爲知己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願而土色風範朴野難待屏匱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逐其章願仇弟子禮而往其化臣哉闔閭許之當是時金璫婁王岫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磨人聞天下大夫往摶衣趨隅噴爾如委

殺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爲。月餘再召。貌益澤色益莊。奐若瑟若爛兮瑤珠之光。吳子亦喜命廬人爲大夫造屋。漆欲測絲。欲沉畢。尙以瓊英飲以沆瀣。之露臥以文貝之綿。遂用事不離左右。朝有子墨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則形神消釋。大夫益喜。自負與何水部飲大醉。遇管城公。猝其頭。溺之腹。膨亨者數矣。或譖于闔閭曰。大夫居孔氏之門而陰與墨翟爲友。摩頂放踵。徑。徑然小人哉。且其形黑而津眼如鶴鵠。必多詐。扣之不能音。是始以飲水爲名。而以貪墨爲實者也。必斲之。必逐之。季札爭之。曰。微石氏吾何以爲札耶。要知天下。

惟肉食者方無墨耳。師曠稱國有五墨。墨而墨子不與焉。况其與交者哉。昔者堯染于許。由湯染于伊尹。今大夫染乎墨翟。亦由行古之道也。且以墨子之才見大夫。猶曰形其短而其他可知。昔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卽墨大夫。遂霸天下。君盍封之。卽墨以遂其志而成君之賢。闔閭間然之拜卽墨大夫賜西河黑水爲湯沐邑。居無何上計秩滿。將右遷大夫。頓首謝曰臣聞知其白守其黑。道家訓也。茲者維元是宅臣將老焉。吳子許之不果遷。大夫好修飾。居吳三十餘年。終日沐浴。佩玉以質。幹厚重。不善舟車。非有軍國大冊書大詞令。不召見王。或

朝覲盟會亦不隨行性靜而壽其同官楮先生管城公多病廢或更換至數十輩而大夫一與共事顏色不少衰後闔閭年漸老世子未生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于女媧而盛于帝鴻氏遐哉難考矣春秋隕石于宋五後之稱石氏者斷斷然僞托于宋以自夸然自宋確之楚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岫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謚曰文端宜哉

短人傳

鎮江之短人曰趙元文年二十八長二尺許侈面博唇
首如覆盆行則左右搖立久譬壓其膝兩手膠而拳揚
州鄭守備貽其母千錢短人歸焉教之應對執箕曆揭
短人性點無他能能屈一足跪客來輒自蜷局出而試
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
人天之僇民也有母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
願也固與之將遁矣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
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
咸具篴來迎短人短人摩地鞠躬昂首酬對卑疵熾趨

轉圜如意皆大喜贈賜重積及歸裹衣大冠篋爲之重袁子曰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

小倉山房文集卷八

錢唐袁枚子才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畧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
公公方頤廣額鬚眉若神色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
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上然于近今人才一善
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
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
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
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已未禮闈撤公立官門

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聞人文所卜悉不
贊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
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
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
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
啟湖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辯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
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枚如是枚旣早退不獲有所建
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之文章而公之行事又
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

趨庭時所腹存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率汪領七村人投太祖高皇帝曾祖尚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猶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之公袖匕首見曰士可殺義不可辱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緝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

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多中門迎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日月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勲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

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姦父陰嗾之改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擺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驛驛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于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公慚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優詔不許公感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膽裂繳上苗賽弓刀鎗砲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成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與老撾國

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尙書王驥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懾子芥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俊錢寶布金盤銅蟠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岐豆如栗子大世宗批示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畧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世宗竟罷

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
出語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
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
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從雲貴八相
八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昇公須臾望
見顏色公未及答八人者素拳勇直前擊去輿夫蟒服
珊瑚冠肩公而行數里外一總兵忽下士去七人喪耦不
得已督散行阡里外見草中孔雀翎彪然膝行奔前
抱公靴大慟聲盡咯血則前亡去總兵狼山鎮某也公

亦潛然淚承睫。下人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洞。八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宣流貫。行商貨屬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勘。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勦捶或四散。新撫宋綱欲入楊罪呼。王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噬。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

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堪以名
公昭雪之經畧歸 世宗命戶
什物於禁盤匣械竊之屬必且
視之以爲窳敗大怒召海切責
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
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八
中無園圃 命以藩邸小紅橋
軍機房公弟爾吉提督九門兼
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大
寶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言

與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處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驃而奔擁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驃傷紅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喟喟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于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天子親奠配享太廟

論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人名上卷文集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大倉父宏受號白渡先生與相國王公琰爲布衣交高隱不仕著述千萬言先生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穀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員外

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命內大臣伊拉齊等率謁選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缺

體解可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
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糾諸大府無以難
一時擣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商文良公奏開南洋已
帖黃曉示矣有旨禁內地商羈留外國高公猶豫命
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給狀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
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
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内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
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旣得此好消息
造船者費若干製貲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勸是明誘
之而暗苦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

牛月倘結狀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若云何曰據起元意但令出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卽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興泉道及泉防同知也洋船水手多寡視櫓頭大小民懼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啟督撫公攝道叢後到曰此啟誤矣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俄而衆商具牒願自掉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故爲此請君再固執必生他變張不得

已驗船放行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袖瓦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閱張牒方仰天愕怡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大喜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懼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國初以鄭氏稅簿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量法行民多棄產逃公請于高公曰人謂欺隱清可歲增漕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匀于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

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且獄上總督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鹽巡道尋遷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額白鬚偉然待後進諸生慊慊如不及而于權貴處屹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屬司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南面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

常公在關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尙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駕幸東魯高公以迎鑾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賑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溫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默然出苦言于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簋之外無他過菜口不言生產事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于官爵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

獄。壯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責也。爭開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讓，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卷之二
文集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限乾
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于其衆順帆泊
虎門粵東大駁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
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于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
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愠色喟曰君直
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
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愠曰君
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
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

鬚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于此修篷艤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于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五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烟漸纏縷希

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鬨不偃旗疾過乃揚兵于此大悖我制府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自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自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參將禁聲鬚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

已而強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礮手加額匍伏進表貢
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
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于紅毛
遣兵數千駐澳門揚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
此可一罵遣之也紅毛國小而強屢勝呂宋國大而弱
屢敗以大國敗于小國慮四鄰輕之欲酒削其恥又不
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
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命印令往道
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
船卽日搖艤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壞稻墳衢總督張云禁小錢且曰平
糶三米廠宜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大驚召廣州知
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轉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
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聲曰吾欲汝保十五日無
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知府跽而請曰今一曰難保而公
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
慮米不繼故留餘于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
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
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
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中倉未竭雨必至民將大安第

恐汝違吾言先自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懼聲如雷越八日天雨米尚餘五千石有奇雨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謾曰吾欲絕公交公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心震動意在必亂吾臥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先告我以寧我其能無絕交乎公署廣東布政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手一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藏之知府探公

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署藩司之將卽眞也
嫉然喜公正色責之曰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今訊藩司
大員而汝乃代爲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
長官媚長官于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人僞供故收藏
之明日將此冊奏 皇上候 聖懿知府陰喝汗下長
跽請曰某死罪此案良不實不圖公公正平恕一至于
此求賜還原冊訊明再啟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
令出而遽呼騶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
程事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者
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聞之訪之

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今聞諸員覲覲憑缺而然事大可疑我悔之折骨此段歎懷曾告阿將軍知之公不信請質我于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古大臣風也某請案覆再啟公甫出而知府已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未奏擬罪公于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蹈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仰乞睿示 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爲之但當慎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爲汝寬也後程奏入 上入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粧不食不言命家

人昇至公生祠內焚香膜拜然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爲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若攤丁于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七年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爲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旦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忽然召河東道某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難于抵牾謾與兩司議曰事起解州牧今嚴牒下牧足矣牧懼卽製巨梃千長枷百餘驅迫使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

三四至巡撫擾急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
往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蚩氓也雖
生變尙懷狐疑聞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合山西全省
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其足當五州縣人無
萬敵耳諸單騎獨行而暗與我調兵待相機行事巡撫
張應曰諾諸司道及府州縣錢公于郊酒行泣下著戎
訣者然公自首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
張示稱爾曹皆國家愛養元元急迫生變我來非征爾
欲平定安集之肯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公意閉堡門
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公曰可以知縣而不

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無所于訪公曰以民變劾官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我何遽不爲福令拜謝出獲夜行少年訊之手疏七十二人喜甚不請于公遽往擒犯歸半途追者至鎗砲騰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卽以聞如公言堡內入椎牛而鬻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安邑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砲及他兵器待用又雜取鋤犁鈎盾

揚言將毀堡日昧撫軍羽檄下公發之蹙額歎曰孽矣殺一縣老弱安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罋羊百控犒兵命無進城駐將軍廟聽召廟離堡三十里夜大風蹄踵蹂踏烟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民股弁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堡前曰縛七十二人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不得已縛七十二人詣府受遣次日點兵三百人而已遠來足駁腫手不能弓幸無所用歸營偃旗未幾天子果以巡撫爲民變劾官懦特命大學士訥

親來鞫駐省城訥別訪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訊公
具牒稱七十二人尙多寃餘衆宜可濶畧訥愈怒文書
火急且曰黨惡聽參公不爲動抵攔者三副將意不能
無怯來賄公公無言副將曰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
爲可耶妨五百民命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民與官孰
重君當自謀我不敢以已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
去至百人聞之泣曰攤丁非託公意擒七十二人非託
公意我輩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子臥矣今又
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以狹烈聞若然非壯士也請
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副將受

之來謁公坐頽發于面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
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
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
啟訥公訥亦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父子妻子爭來迎。
歸扶攜歡呶祝延之聲數里不絕獄具前七十二人者
誅三人杖十人公諱庸字師健滿洲富察氏

小倉山房文集卷九

錢唐袁枚子才

書魯亮儕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閣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額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有開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令攝中牟魯爲微行夫布之衣草

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同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居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举，借俸迎母，母至被劫，命也。未畢，泣曰：吾賜甚，負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

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
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
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
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
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
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
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
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
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
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

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
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叩頭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
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
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
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
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
歸陳明請公慈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
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
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
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露外

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
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劫
賢貞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
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
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
中牟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
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
朝亮儕黃祫彩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
王帳下健兒學廝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
人云

人名上卷文集

書麻城獄

麻城余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兼之而未發也亡何余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于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猾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証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

瞿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復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墮其僉河灘淺爲大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忤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褐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閑于場事聞總督邁杜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覩覩湯缺所用忤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刑書李獻宗舞文忤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

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跔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腳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脅亂妄指認抵擋初掘一家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鬚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髮髮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刲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奏聚諸色目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

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忤作再檢
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
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桂竟以如松殺妻官
吏受贓擬斬綏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旁洶洶然則不
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鄰嫗早起見李榮血模
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
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
抬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
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
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

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若不得閒聞卽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患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

桂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繆轉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于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

本意也夫。

小説「月夜」文集

書潘荆山

潘荆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宋一貴爲名宋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偶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三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荆山牀爲訣哭聲烏烏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卽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羣奴張燈聽遣足

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轍
旌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日運糧若干至廈
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
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荆山每書牒筆颶颶如風雨
畢一紙請公加印印畢卽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復
解衣臥哈臺大廟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
久兵不善橈桨公憂之荆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賊船能
捐貢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卽褫守備蟒服與
之繼來者分給牌劄豹牙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船船
衝尾布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卑光耀日五日抵鹿耳

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鬪者互相攻殺
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筈城擒朱一貴檻車
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
奏荆山功荆山辭曰某性嬾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
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入爵請事公系其身滿公卒
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丁巳年方文集

李敏達公逸事

康熙未各省錢糧多虧

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懾公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卽詐稱生日閑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齎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

歸。旨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
清查大臣戶部尙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
不敢闕語一聽彭所爲彭天姿險盜鈞考煩密民吏不
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卽
持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衛與聞公勿如江南辨也彭
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歎曰凡其
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驕好與人角屢蒙 上海今
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
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採小紙
如豆櫛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微記彭不知也其虧

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奉較手握算至胼起
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
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
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世
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
彼教育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
俱加一級江南之人多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
時忌公暗劾公上不爲動田懼轉來結納伺公居大
夫人喪遣人以厚賄弔公罵曰吾母雖餕不飲小人一
勺水也麾使者于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于溷中然性

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日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于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署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若小吏也豈特公言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

于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于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更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出泣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傅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悞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

謀。力。守。責。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槌。先。登。賊。
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
戟。手。招。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
幸。裹。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于。臂。至。三。匝。
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
也。而。縛。焉。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跋。之。繩。
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轍。
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願。行。刑。者。曰。吾。爲。盜。三。
十。年。殺。人。如。草。宮。兵。屢。捕。無。敢。格。鬪。今。擒。我。者。壯。士。也。
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目。久。之。嘆。曰。我。久。當。死。死。

于足下值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予。
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丁东山口文集

鄂文端公逸事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飾諸燕寢竟日筦絃鑑鉤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問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閻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惟兵少或糧不足者當問總督而我部署久定故懼而飲汝汝尙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伏初廣泗知恩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探知

形勢可以奏功公卽調廣泗知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也後倚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五丈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卽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圖已卽聚衆張礮下坡處廣泗心動不肯下宿于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盡得其出入要領啟公招降都溶兩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牧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世宗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蒲坦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

北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于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
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盍學賊移家法覓
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
年兵無死者馬臘肥如初敗賊于木壘城殺無算生擒
六百人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煽連楚
粵諸孽陷思州清平世宗切責公命刑部尚書張照
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世宗愈怒
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效力軍前曾今
上益極加廣泗七省經畧銜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
葛營老子又來矣慎勿與戰望旗懾輒走廣泗奏張照

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戰兵爲二故也。黔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兵齊集鎮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強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牛皮箐，當四山之凹，深數百丈，濶三里。苗避弩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餓死者四十餘萬人。三省猺獞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龍鎮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噪，元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

呼鷹爲退飛戰曰持長鎗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鎗
右手拔箭射之鎗應手斷而黑寡業已受箭落馬一目
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坡別
寨苗起應之聚衆鳳凰山元生知衆寡不敵乃密令參
將康世顯等夜率土兵暗繞賊營分左右隊伏山下約
日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
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後奇兵突
至賊敗走追之盡俘其衆元生手擲一賊于空中高數
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羣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
安龍鎮旗纛卽逃無敢格鬪者世宗召見賜宴以元

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稗事二則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
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屢文端調雲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 世
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
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欲奏
上乃以 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跔
請乃已 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官娥各四人捧翟茀
輦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袵服豫飾花釵
爛然八旗命婦皆嚴粧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

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踰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蹶踏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缡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蒸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囯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上曰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

端公猶女也兩夫人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已愈惡之每見噴喝吹毛索瘢王憂憊不食幕府客裏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饑地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啟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夫公名傳矣曷若萎

腰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嫌田所爲而屈于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達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領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旣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惆悵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

楊○楊○下○與○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